



野客叢書目錄

卷第一一之首卷



漢再受命之兆

班史略於節義

歐公譏落英事

文帝露臺



蘭亭不入選

高帝棄二子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東廂

炎涼世態

張杜酷惡之報

張杜皆有後

董仲舒決獄事

王章孔融兒女

文無害

三公治獄陰德

臣瓚誤引事

汲黯遜周陽由

雋不疑劉德

卷第二

揚興妄作

持國秉

誣罔難明

龔張對上無隱

揚惲有外祖風

未渠央

當時佚事

甲之無甚高論

天亡秦兆

楚王好細腰

經書因誤

稱漢年數

事有見於他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何敞引陳平語

商浩失望

晉惠問蝦蟆聲

率邇遜聽

卷第三

論語點句

歐公論騶虞

漢唐酒價

唐時酒味

女侍中

束緼還婦

蕭何強買民田宅

太牢

東漢呼萬歲

喜人附已

周顛處暖昧召禍

古文奇字

婦人封命

揚胡有後

漢奉行故事之弊

晉史舛誤

班馬史文

卷第四

公子非暴勝之字

張輔妄論班史

趙周守節優劣

漢宣親政事

荆軻

爰盎密害晁錯

田叔善導驕主

尚書抵牾

王子猷操行

王涯學太玄

劉向譏恭顯

蕭疎二傳

前漢有兩萬石君

蘇武在匈奴

新書所云

膠東之詐

蜀先主讀書

袁郭論孔明

穆生卸陽

石顯譖望之

漢貴薦賢

卷第五

唐人言牡丹

玉蘂花

後世務省文

玉樹青葱

敬字

顏駟事與馮唐同

惠帝諱字

相如上林賦

竹坡言綠沉鎗

王維詩誤

高適詩誤

麥秋

文選注謬

夏侯傳注

孫公談圃

中和樂職詩

二公言宮殿

翺湜待退之

卷第六

荆公讀蘇文

作字

毛詩異同

樂天姬侍

詩句用嫖姚事

露盤

東坡梅詞

蘇明允不能詩

弋人何纂

携家居省

毛詩諧聲

來南協聲

莪儀同音

三傳不同

文人述相祖述

噴嚏

古語推拙

蘇杭妓名

周禮中言饒字

卷第七

捨遺記言傳說

二書中言飭字

損益前人詩語

韓李設諭

韓用杜格

承露絲囊

不識撐犁事

豹文鼯鼠

紫荷囊

五枝之鼠有二

鷹火論人

陳平用張辟彊計

杜荀鶴句

蘇黃玄相引重

陳文惠詩句

唐壞麻事

割名割炙

蕭張封地

地理訛舛

鞅挾三術

三公詩句

卷第八 八之二卷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種田養蠶

三公歸周

蒼茫作去聲

蔡邕

僧孺徐昕佚事

誤引晁萬後

童烏已已

魯直詩體

禁用黃

晉鄭焉依

徐彭年謬論

開元乾元二錢

事見於前

明妃事

嵇康集

東道主等語

柳揚人物

阿堵此君

卷第九

李陸娛老之趣

魏舒無聊

賈逵傳誤

元白韓柳

古人避諱

王易簡詩句

餅粟鬢絲

禹錫平淮詩

子美悶詩

景仰前修

張長公

引髯奴事

詩句紀時

度曲二音

三公官加公字

唯室青詞

卷第十

宣帝待霍氏

佛入中國

周侍郎詞意

生子錫賚

晉帖

漢碑引經語

萱堂桑梓

韓信之幸

名字相訟

漢太上皇后

文王之囿

晉元帝

青州從事

橋玄佚事

夜兩對床

負貢二書

千里萼羹

明妃琵琶事

漢田畝價

石諫春

並食天厨

卷第十一

郭解劇孟

漢唐人丐閑之章

師古注青紫

米價貴賤

二公言時政

魏證蒯通

壺関三公

古者金價

少翁致神

朝請

字人之官

正五九到官

漢諸君末年

借書一鴟

丁公晉治第

班范議論

汲冢書

蔡邕女賢

古者糧給之意

重三

喉肩喉吻

王建襲杜意

卷第十二

酈生事不同

史記簡略

漢獄吏不恤

經恠二字披霧睹天

瘳消二義

公門有公

王延扣冰

江掩擬古

王介詩

藥攔

如律令

開八袞

古人引用經子語

稱翁姑為官家

男人傳粉

二公待官官

卧雪二安

灰釘事

聯合古人句

卷第十三

解經惡穿鑿

晉王氏數派

三書一意

陳遵投轄

阿買

士君子立論之難

美事不兩全

夷亭之識

書詞輕重

新莽威斗

漢人居喪

漢人下語

弟姪獻言

遊士持書干謁

王勃等語

二史下即字

丈人

晉官品占田

卷第十四

王珪毋妻識見

賈島事眾說不同

文帝輕信

漢人多引逸經

取亭館名

金條脫事

杜荀鶴羅隱詩

古文尚書

金叵羅

奚斯頌魯

衆口鑠金

櫻桃無香

天開圖畫記

端午

承准字

徐忻詩

卷第十五

富公奉使語

逍遥溪愚溪

握髮等事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行狀不宣等語

設法

賤庶出之子

恭夫人

螟蛉

楚中起居注

唐時揚州通州

千秋一日九遷

蕭何留守

歸去詞語

人生何須

衙牙

奏記禮重

致仕官祿

野客叢書卷第一

長洲王

楸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謂物
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
韓邪單于嵇候柵耒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改君
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驚於甲觀畫室為世適皇孫此
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先生曰然漢
再受命已兆朕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際矣蓋謂
光武長沙定王之後故也僕謂生長沙定王之時已

萌芽漢再受命之象又非所以為兆朕也兆朕之時其見於程姬所避之際乎當景帝之召程姬也程姬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有所避者顏師古謂月事也上醉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而覺其非程姬及生子因名發發之云者謂悟已之謬也向使程姬無所避景帝不醉唐姬其能幸乎程姬之避景帝之醉天實使之也杜牧之詩曰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悞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其推原遠矣

班史畧於節義

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畧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為立傳周苛罵羽而亨死因周昌傳畧載此固失矣然猶得其姓名可以傳於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於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所謂鄭君朱子不知其何人也當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恠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

此郎一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又不知尚璽郎果何人也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徃徃反物理以為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諭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墮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原有鎮鄒為鈍之語張

平子思玄賦有珍蕭艾於重筓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本朝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為歐九不學之過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為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謂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諭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蓋歎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

文帝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名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僕考漢金一斤萬錢露臺之資才千緡耳於恭儉之德未為損也帝直以中人十家之產而不敢妄費其愛惜天下之財如此觀翼奉疏曰文帝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是則固嘗興工輦土以築露臺之基矣特未營材植耳因念有所費而中輟之止其役於已為尤見文帝之所以賢也

蘭亭不八選

遯齋閑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八選余亦謂絲竹管絃亦重複僕謂不然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閑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修禊之際適值天宇澄霽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緝文詞強為春間華麗之語以圖美觀然則斯文

之不入選往往搜羅之不及非固遺之也僕後觀吳
曾漫錄亦引張禹傳為證正與僕意合但謂右軍承
漢書誤此說為謬耳漢書之語豈誤耶

高帝棄二子

前輩謂晉史誕妄甚多最害名教者如鄧攸遭賊欲
全兒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縛於道傍如此則攸滅
天性甚矣惡得為賢僕觀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為
羽大敗勢甚急踐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為收
載行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借謂吾力不能存二子
不得已棄之可也他人為收豈不甚幸何斷斷然欲

斬之其天性殘忍如此高祖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
然當項羽置太公於高俎之上赫焰可畏無地措身
而分羹之言優游暇豫出於其口恬不之愧幸而項
羽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一激其憤怒果就鼎鑊高
祖將何以處後人見項羽不亨太公遂以為高祖之
神不知亦幸耳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古者內外之防甚嚴然男女間以故相見亦不問其
親疏貴賤田延年以廢昌邑事告楊敞敞懼不知所
云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云云延年更

衣還敬夫人與參語曾不以嫌豈惟常人雖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祖欲廢太子昌庭爭甚切吕后側耳東箱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文帝在上林所幸謹夫人與皇后並坐盎前引而卻之郅都侍景帝至上林賈姬在廁帝目都視之都不肯行且以一介之臣前卻帝姬之坐幾於僭矣至帝姬處溷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媠甚乎媠之人情似無是理恐非溷廁之廁史記謂如廁未可據也

東箱

周昌傳吕后側耳於東箱聽司馬相如傳青龍蚺蟻於東箱金日磾傳莽何羅哀刃從東箱上晁錯傳錯趨避東箱東方朔傳翁主起之東箱前漢書稱東箱率多用竹頭顏師古注謂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相篋之形爾雅及其他書東西廂字並從广頭謂廊廡也其實一義但所書異耳埤蒼云箱序也亦作廂東箱字見禮記

炎凉世態

炎凉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無勢
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為齊
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為相客又至
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
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
市者乎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
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
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為廷尉賓客填
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
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
情乃出二句

張杜酷惡之報

張湯杜周皆武帝酷吏觀班史所載大率無以相遠
湯坐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見楮
先生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
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大抵善惡之報
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湯之禍不能逃諸身周能逃諸
身不能逃諸子禍福明驗安可不信今人勇於誅罰

雖足以快一時之意而報應在於異日無謂此理未必果然觀張杜二公亦可以少警矣班固傳杜周但言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而不言所終非逸之也無乃隱惡之意乎僕考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則知本傳所謂二子夾河為郡守者即延壽延考本傳惟載少子延年而不載前二子之名因表而出之

張杜皆有後

張湯酷惡而安世為中興名臣純亦顯於東都之世傳國八葉唯室先生論此以謂天理之變則然僕謂

唯室之論固善然其顯幽施報之道亦已盡矣湯酷惡之報已及其身何至絕其後哉然湯之身後赫奕不絕者非湯之德是其子孫所積如此且如杜周亦以酷惡著名而得全首領以沒亦可謂幸免矣使其子孫改絃易轍務從寬厚亦足以蓋其父之愆奈何繼以酷暴是益其誅也故杜氏自河南河內太守誅後其少子延年與孫五人皆至大官後有杜篤者以才學顯於東都有杜畿者至子孫顯於三國有杜預者至子孫顯於東西晉逮唐尤盛為宰相者十一人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佑悰正倫鴻漸蓬是也

其門戶赫奕又過於張此豈杜周之遺澤哉蓋自有
以致之耳今人但知湯有後不知周亦有後故表而
出之

董仲舒決獄事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
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
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
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其傳文如此而應
劭所載微有異同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
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

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所謂決
獄二百三十二事世亦罕聞僕觀東晉咸和間賀喬
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斷二事姑著于此以資博聞
于表曰董仲舒命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
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捨
道旁兒乙養為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
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
己出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甲宜匿乙詔不
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而彼所成
育甲因酒釀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

本是其子不勝其忿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日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予奪不亦明乎于言若此

王章孔融兒女

士君子不幸罹不測之禍使兒女子悲痛亡聊百世之下聞者酸鼻王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日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獄死孔融棄市時七歲女九歲男以幼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奕棊

融被收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欲盡殺之及收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戮神色不變自古見女子爲家門累者不為不多就此二事尤其可傷者夫七歲小女而勇決如是雖聖門結纓赴難者不是過也此事甚異不知何以致之此正與李翱所著高妹妹事同世說謂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相去總一歲耳而傳謂十二男七歲女相去懸絕不可

深詰

文無害

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張湯給事內史為甯氏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顏師古注無害言最勝又曰傷害也言無人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正如此也乃知無害吏亦漢律中語齊永明間策文亦曰賢牧分陝文而無害此意正與蕭何文無害同良注守文法不害於人則與師古之言異

三公治獄陰德

于定國傳曰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誣服郡決曹于公爭之弗得乃抱其獄哭於府因辭病去郡中旱枯三年于公嘗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後于定國為丞相定國子永為御史大夫前漢書所載治獄陰隲止見于公一事不知當時又有二事前書不載見於後書周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太守欲

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稱冤詔覆考
燕死於獄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此事甚與于公
同皆為郡決曹皆以獄事爭於太守不聽是後皆顯
又一事何敞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為廷尉與張湯同
時湯持刑深刻而敞務在仁恕數與湯爭雖不盡得
然所濟以千數注載何氏家傳云有老姥謂比干公
有陰德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九
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當如此數比干有
六男代為名族此一事亦為獄官亦以獄事與同列
相爭是後亦顯信知平反陰德為不淺矣前書但云
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嘆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
陽由輩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為厚德何苦與之較而
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公蓋亦知所處矣

雋不疑劉德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
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
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為庶人屏居田間霍光皆欲以
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炎炎之際乃能避遠
權勢甘心擯弃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
益信二公之見為不可及也僕甚惟二公所見皆同



原件短缺

P1

如此因而求之史不惟所見同而官位所為大率亦相似不疑為青州刺史後為京兆尹德亦為青州刺史後行京兆尹事是後皆不顯其同如此而二公之為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見於傳文劉雋事同有如此異者

野客叢書卷第一

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瘡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罪貴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家名族有禮義之家特正六年未嘗有過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薦興曰切見長安令與事父母有曾子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為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其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則東方生置之爭臣

則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
公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
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
尹石顯聞之白之上迺下與捐之獄捐之棄市與髡
鉗為城旦夫與以一令之微而冒昧如此略無忌憚
當是之時不特與也如華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可
為御史大夫是亦以郡丞而薦兩府之重當時小臣
何不安分如此蓋值元帝威權不振之際此曹敢肆
其妄觀黃霸為丞相薦史高可太尉宣帝大怒至使
尚書責問謂侍中高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免冠
謝罪數日乃決且宰相薦賢職也宣帝且責其越職
况下寮乎使此曹當宣帝之時無所容其妄矣

持國秉

漢書史記周亞夫傳並曰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
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注秉並作彼命切呼為柄
字三劉無注是以柄字為無疑矣管子曰治國不失
秉諸公之見想亦以此然僕又觀史記蔡澤傳澤從
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
有之乎因疑亞夫傳持國秉字下脫一政字秉只合
作上聲呼蓋此二事甚相同而持國秉又皆得於相

者之口恐是此意考前漢書諸言秉字處未嘗更有作柄字用者

誣罔難明

人以誣罔見如安可置而不辨直不疑買金償卽陳重買絳償卽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為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事惟其實而已吾果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既無是實曷是名可乎哉此猶可也方一誣我以殺人將何以處一取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僕觀陳直二公之誣罔思天下之人蒙矇昧之冤者何可勝數訥者不能辨廉者不肯辨仁者不忍辨善者不容辨脫有一辨者又未必見察誣又未必伸獨奈何哉

龔張對上無隱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入朝王生曰天子即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見寬為廷尉湯作奏卽時得可異時得見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以寬對不掠人之美以自耀龔遂可也湯或為之則知當時人物

猶為遊古

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為之傷惻可以想象其當時亡聊之况盖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為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戒以大臣廢退闔門皇懼之意惲報書委曲敷叙其怏怏不平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盖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故發於詞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能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辭悽惋亦放遷作惜筆力不能及之

未渠央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切當呼遷只此一音謂夜未遷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遷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槩未渠透並合呼遷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遷不若漢益可驗也

當時佚事

事有存於當時史傳沒其實而不聞者何可勝數如高祖時趙堯奉春李愛舉夏兒湯舉秋真禹舉冬此事不因魏相檢舉祖宗故事而行何自而知此一條正在高皇帝所述詔書天子所服第八篇而前七篇所載者又不知何事史記所載楮先生曰周仁刺舉三河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刺三河皆下吏誅死今前漢書杜周傳但言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殘酷不言所終而石丞相子孫又不載所謂河東太守者後漢梁統疏曰哀平繼躰即位日淺聰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定律數年之後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擇其尤害於治躰者傳奏於左今王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晉段灼疏曰帝驚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帝幸禹家拜禹床下問天災人事禹低叩五侯之間苟取容媚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劍以戒其餘今朱雲傳但云張禹以帝師傅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請尚方劍斬佞臣一人張禹而不言其所以司馬溫公作通鑑却連是文正合段灼之言舉此數端益知自古以來善惡之實漏網於史策間多矣天

子所服一條又見於漢雜事迺知五時衣始於此

卑之無甚高論

今人以卑之無甚高論之語却所說之卑者甚失當時之義按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文帝懼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益於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帝所以稱善則卑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天亡秦兆

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七十卷而以陳勝為傳首蓋次其時之先後故爾然作勝傳未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而嘆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此語有以見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言秦始皇東遊會稽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為此語益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

次公何義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特厯莊敏公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為人上領之僕謂厯證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為人公廉鯁直無所回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為人此說為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巨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對為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吉耳厯謂霸次王鑿矣玉壺清話載此事謂梁適吳曾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

楚王好細腰

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饑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饑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飢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

經書因誤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遷就為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謂資讀為至齊梁之語聲之誤也夏曰暑雨小民怨天至冬寒小民又怨天案今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寫咨為資而下文又脫一咨字遂曲為之說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曰素隱行恠漢志則曰索隱行恠此如書序八卦謂之八索徐邈以為八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

稱漢年數

祭遵死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景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總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又如唐儒學啖助傳贊云孔子沒數千年考孔子至是時實未滿千五百年也

事有見於他傳

班史事有本傳不載而見於他傳者帝驚時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左將軍辛慶忌等

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尚方劍斬張禹上怒將
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
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此二事慶忌本傳不
載而見劉輔朱雲傳武帝時見寬有重罪繫按道侯
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惜之今殺寬後
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賞寬復用之此事見寬傳
不載而見劉向傳羗將軍賢在軍中與中郎將卬宴
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於上欲誅之卬
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數十年見謂
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此事安世傳不載而

見趙充國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興霍光初居第一為大將軍
麒麟畫象不敢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則曰車騎
將軍衛將軍示莫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間官爵
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又何其輕也漢侍中
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褻器
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
御坐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為執虎子至唐
遂以為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

以為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如此

何敞引陳平語

何敞曰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陳平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敞以四夷為外諸侯為內而不知平以四夷諸侯皆為外而以親附百姓為內也此蓋一時引用不審細故可

商浩失望

交

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信區區於一時僕未敢以為必然者商浩少有盛名三府友辟不就二度請以為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廢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其望重如此庾翼貽書勉為時起浩固辭褚裒力薦於簡文徵為揚州刺史浩又上疏遜謝簡文答書力挽之浩復辭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之久不得已然後勉強受之可見商浩當時不肯出仕而士大夫屬望於浩如此之切雖商之伊尹周之

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劫意必能康濟四海以尉
中外之望然經略中原踈而無術與桓溫不協且所
用非人卒底桑山之劫浩之出不惟一事無立而喪
師辱國殆有甚焉朝野於是未失所望則爵敗壤固
其宜也而咄咄書空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貶所
其甥告婦洒然起貧賤親戚離之感至於揮決何遽
至此後桓溫遺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戲耳浩
一聞其說欣然許之答書慮有乖謬以忤其意開閉
數十竟達空函臨事顛錯如此可笑其胸中可知且
喧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苦為悲戚讎人見招未必

羨意正以示辱而甘心從之其無恥如此尤可鄙也
且商浩一商浩耳向也諸公翕然引用堅執不起今
也一聞巨溫之言便欣然相從向也志節甚厲爵祿
不動今也貶所失侶遂至悲泣何其無特操耶是蓋
浩平日區區矯飾者至此而敗矣人惟誠實不可破
苟或矯偽未有不敗者僕嘗論之向使商浩始終不
起竟守此志則天下後世將抱不足之恨浩之為浩
遂指以為夷齊四皓之倫高名偉德照耀史冊與日
月爭光可也被安導輩豈能望其髣髴哉及是一出
一敗塗地而浩之為浩乃始得其真在向之期望者

皆可指為笑端於是知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定而始之區區皆得以欺人僕深有感於商浩之事且笑晉人幾為商浩所欺故極論之

晉惠問蝦蟆聲

晉惠帝時政出群下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勢凌物風俗至不美也王沉於是作釋時論魯褒於是作錢神論杜嵩於是作任子春秋固皆疾時之敝而為是言以僕觀之恐亦不能無私意嵩略傳不得而考也褒為貧沉為特豪所抑故爾使褒富於財而沉得志二者之論恐未必作史氏知之故於惠帝紀末特表

三子疾時之作且繼之曰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無亦密寓其譏之之意歟觀漢唐黨人言事者不為不當然互相摩軋適為亂階又不知所言者為官乎為私乎

率逋聽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率逋者踵武逋聽者風聲漢書作聽逋漢書嚴安書曰合從連衡馳車轂擊而史記作擊轂二處各具本意所注其承襲也久矣所謂率逋聽馳車轂擊之語其亦楚辭吉日時良句法歟江摠表逋聽前事沈約答逋聽所未書

野客叢書卷第二

野客叢書卷第三

長

洲

王

楸

論語點句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
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盡於之字上點句

歐公論騶虞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
鄭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謂當

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為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為言是初無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罔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恠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罔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園林氏之騶虞擾澤焉與騰黃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獻素質仁刑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為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子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為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為何物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為獸者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南子耳山海經亦載

漢唐酒價

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閑飲詩曰共把十

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
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
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
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沽一斗酒
恰用十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
曰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君惟十千
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
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
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
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
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
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
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
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酒酒
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唐時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
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密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
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酒比飴密者大
率謂醇乎醇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且以樂天詩驗

之曰甕頭竹葉經春熟如飴氣味綠粘臺曰春携酒
客過綠飴粘盞杓曰宜城酒似飴曰粘臺酒似飴樂
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
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
詩曰甕揭陶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於
甘辛乃爲佳耳樂天之詩又如此豈好甜酒哉且退
之詩亦自有酒味冷冽之語又豈嘗專好甜酒耶然
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
酒味之適口古今所同豈唐人所好與今異耶三山
蓋不深考耳子美香醪如密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巴
子歌曰香醪甜似密峽魚美可鱸

女侍中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傳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
陽國貞穆太妃傳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
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于此僕
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民封郡君授女
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
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
御蓋有近宗與夫臣下妻母爲之者正以示殊寵耳
然以宰相之母尊爲太妃其禮可見

東縕還婦

蒯通傳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東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韓非子所載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聞之束葦而詣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通蓋用此語爾而注不云

蕭何強買民田宅

邵氏見聞錄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上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其反覆如此不可不信也僕謂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揆何所爲信皆有之前謂強買民田宅者蓋當功遂危疑之際後謂買田宅必窮僻處者蓋其平居無事之時二者自不相關何謂反覆高祖既定天下於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懼所不免一聞鮑生之言則遣子孫詣軍一聞召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急自防惟恐不

及當上自將兵擊黥布時何守關中上數遣使問相國何甚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滅之說復獻以買田自汙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勢不得不然謂買民田其罪小不釋君疑其禍大上既罷兵而歸見上書告相國強買民田事者如此之衆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國但以民所上書笑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疑至此釋然是則何買田地必窮辟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田定致民之訟者蓋出於不得已也本朝趙韓王普強買人第宅聚歛財賄爲御史中丞雷德驥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翦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醇酒弄婦人顏真卿當安祿山牙孽之際日與賓客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薰灼之時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豕用不以爲非

嘉祐雜誌載掌禹錫判太僕供祿享太牢祇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為太牢呼揚虞卿為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此知謬已久耳

東漢呼萬歲

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魴既降羣盜赦其罪各返農桑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圍中拜并得泉衆皆稱萬歲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紆佩青紫吏士皆稱萬歲歲旦門下掾王望請上太守壽掾史皆稱萬歲臣下往往若此不以為僭此猶可也觀漢刻中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唯竇憲為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切耳

喜人附已

喜人附已惡人異已人之情多然王荊公用曾呂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爾唐人如韓退之賢亦不免此病信手私心之難克也觀李翱集中有與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庶能附已順我

之欲則引拔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暇安肯為之
先後此退之秦漢之間尚俠行義之豪雋耳觀翽此
言可以見退之平日樂然推與之人是必以順其意
故耳翽書親折退之之病想必不妄

周顛處曖昧召禍

人不可自處曖昧之地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生可
不戒哉僕觀晉王處仲作亂劉隗勸帝盡誅王氏王
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顛將入導呼顛謂曰伯仁
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純申救甚
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
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我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
肘顛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銜
之處仲既得志問導曰周顛南北之望當登三司導
不應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又不答處仲曰若不
爾當誅又無言顛竟至死導後檢中書故事見顛表
救已殷勤歎至執表涕泣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
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此顛自召禍端
無足恠者夫救人而不使人知顛蓋示以公道志非
不佳然密為申救不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應
出入殿門有揚揚自得之色且至有殺賊奴之罵外

貌外言尚且若此則其在內可知不惟不能救已反以陷已必矣安得無此疑當此之際雖使善人長者亦所不能堪導豈陷賢者當處伸三問而三不答可見導中心有不能堪者顛死而後方知向者訑訑見拒之際乃拳拳申救之時吁無及矣人誰得而知之以是知人不可自處於曖昧之地而况立朝於危疑之際尤為難事稍有間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開禍隙以示人哉且顛之不得其死也將以避恩反以召禍哀哉

古文奇字

劉棻嘗從楊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躰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僕恠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贅繁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

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傳徃徃以為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誚

婦人封命

漢制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大夫人父死而子不侯不得稱也僕觀杜祐通典注謂晉亦有之如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曰此羊大傅功也因以策告祐廟依蕭何故事對其夫人為萬歲卿君又詔太傅壽光公鄭冲太保朗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皆如郡公侯之類是也僕謂此不見婦人封命夫死從子之意觀南史宋鄱陽侯孟懷玉上母擅拜國太夫人有司奉行當時御史中丞豹劾之謂婦人從夫爵懷玉父綽見為大司農妻不宜從子於是奏免尚書等官又觀通典謂唐世命婦各視其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從高蔭然觀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謂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尋加渤海郡夫人後以子封乃為太縣君似亦人之意蓋其子官卑未當封母太夫人故也

楊胡有後

後漢楊震九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敬

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
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迹不
知所處高武光其節建武中公車徵老病不到卒於
家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為東
京顯族此見楊震傳而前漢書揚敞傳不言所祖喜
者漢書鮑宣傳後歷叙漢末清節之士如龔蔣之徒
又不及楊寶者其殆史之逸乎敞無甚可紀震秉賜
彪四世榮顯者無亦楊寶之所遺乎又胡廣六世祖
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
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在公台三十餘
年歷事六帝功名烜赫漢世鮮儷推原所自是亦胡
剛蓄德不露有以致之此二事政與應曜同是皆晉
其光而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漢書高士傳不
載所謂胡剛者不因胡廣立傳所謂剛者孰得而知
之又知當時清節之士遺逸於史筆者多矣僕因表
而出之晉之佺期唐之元琰皆震之後也考世系楊
氏相唐者十一人其盛如此

漢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為相以奉行故事勸宣帝人以為識時務之宜
僕謂當是之時固欲奉行故事所謂奉行故事者循

其大綱而已節目之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學大率
施為乖陋無取豈足為後世法程於此不為釐正顧
乃例循故轍魏相之識於是為陋僕觀貢禹一書有
以知當時敝政不便於行者甚多其言有曰武帝取
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
不知禮正妄多減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
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之意昭帝晏駕光復行
之至孝宣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
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
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
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
故事之臯也禹之此言正譏魏相又及於齊三服官
屬金銀器織室馬廐種種過度費用不貲是皆武帝
造端之弊因循不革其流至此光不足責也魏相號
為中興賢相而因陋承弊不以為陋是可為痛惜
也哉

晉史舛誤

庾敳曰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節目施之大夏有棟
梁之用庾敳傳作溫嶠世說與和嶠傳並作和嶠晉

書世譏並言周嵩因酒以燭投兄顛顛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案阿奴乃謨小字當言阿嵩火攻誤以阿嵩為阿謨也王祥傳曰祥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案王吉在漢宣帝為諫議大夫而諫議大夫起於光武之世謂諫議大夫亦誤也

班馬史文

容齊隨筆曰漢書袁種告盎飲亡何史記謂曰飲亡苛二義不同僕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實一義耳觀漢書賈誼傳謂大譴大何新書謂大譴大苛可證也史傳又有傳寫訛舛而認以為正文者如漢書衛綰傳不孰何綰而史記作不譙呵綰疑史記謂不誰何綰傳寫誤以為譙呵也又如史記謂大將軍出函渾漢書則曰出寘渾漢書謂禽黎為河綦侯功臣表則曰烏黎漢書謂調雖為常樂侯功臣表則曰稠睢此類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耳

野客叢書卷第三



